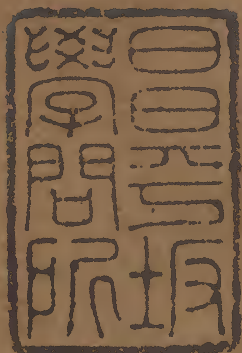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四百八之十一

百廿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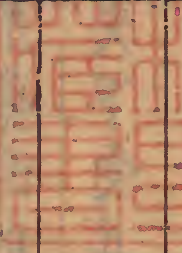
三〇〇	一〇二	九〇六	五三四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三〇〇	一〇二	九〇六	五三四	漢書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123)		
函號	365	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六十九

退讓

書曰謙受益傳曰上讓下兢蓋先王之重知退而貴
崇讓也其德之盛歟乃有掌握兵要典司戎重膺元
帥之寄受注意之任寵名斯集爵賞既渥而能達倚

將帥部

伏之理節過亢之分深畏盛滿推避榮數稱引俊傑
罄盡忠亮乃至求解祿秩願就休致懇辭政柄思去
權位靡矜勲績不受封邑精意懇到孤風聳激老子
曰知止不殆易曰卑而不可踰皆是之謂也故歷代
之爲將者能以功名始終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何莫
繇斯道也已

漢張安世宣帝初爲車騎將軍光祿勳時大將軍霍
光薨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安世與大將軍定策
天下受其福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帝亦欲用之安
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

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

事未施行而遽言誠自
之故曰爲先事也

諒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衷以全老

臣之命

財與
裁同

帝笑曰君言太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

言君尚不可
誰更可也

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大司馬

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初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安

世兄掖庭令賀侍養拊循恩甚密焉及帝即位而賀

已死帝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

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兒彭祖

言養以
爲子彭

祖又小與帝同席研書拈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

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稍減至三十帝曰吾自

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不敢復言安世以父
 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
 以百萬數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䟽歸侯乞骸骨天
 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憫之雖不能視事折衝
 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
 言
 所不及者 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
 即以問君 故 薄猶嫌也君意嫌朕 非所望也願將軍強殮食近
 遺忘故舊而求去也 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
 後漢馬武初為更始振武將軍後降光武復使將其
 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美其意

李通為前將軍以天下畧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
 書乞身詔下公卿群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
 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
 靈輔成聖德破家為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
 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
 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
 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

丁綝字幼春潁川定陵人光武因畧地潁陽以為偏
 將軍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
 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

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堯堉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

朱祐爲建義大將軍建武中封鬲侯邑七千三百戶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不許竇憲和帝時爲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詔使中郎將持節郎五原拜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三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焉

馮緄桓帝時爲車騎將軍擊武陵蠻夷荊州平定詔賜錢十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

吳張昭大帝時爲綏遠將軍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是儀爲裨將軍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

嚴峻爲騎都尉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峻代肅峻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殃咎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大帝乃聽焉嘉其能以實讓晉賈充爲車騎將軍時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武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

魯芝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武帝於是徵爲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問施行焉
羊祜泰始初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嘗以智力不可殫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托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

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卽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

光祿大夫李憲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
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喬清亮簡素立身
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內外之寵不異
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
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
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
於外虞有關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其後詔以秦
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祐
爲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祐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
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

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祐每被登進嘗守冲退至心
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
瞻縉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祐以東
南之任故寢之

杜預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平吳後還
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

劉弘惠帝時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以平張
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辭許之

王導懷帝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元
帝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苟文若功臣之最也封

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
方物得不局迹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
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耻辱天官
混雜朝望頽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創
亂源饗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
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群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
高孤所深倚誠宜表章殊禮而更約已冲心進思盡
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
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卽位徵吏部郎不拜導後又
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

散騎嘗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
刺史如故導以王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
劉琨愍帝時爲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帝遣大鴻
臚趙庶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
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尅期與猗盧討劉聰

王敦元帝建武初爲征南大將軍中興建拜侍中大
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曾所殺敦
自貶免侍中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
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
清虛玄默擬迹成康賈誼嘆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

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徃段匹磾
遣使求効忠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
爲國雪耻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
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
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
實繇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
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
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寇賊未殄苟以濟事朝廷
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
以塞群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

流俗使奸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擿朝廷讒諛蜂起臣
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
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廝
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
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
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雋少慰有
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
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群小覬
覷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
紀瞻爲領軍王敦之逆元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

朕卧護六軍賊平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
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誠朕
深明此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掌
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
陶侃鎮武昌元帝以侃破新野平襄陽功拜大將軍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
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
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敢與朝廷作異臣嘗
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
臣仗國威靈梟雄斬勦則又何以加成帝咸和七年

侃疾篤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
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
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啓足當復何限但以
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懣兼懷
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
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
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脩遷改之事刻以來秋
奉迎窀穸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縣篤
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謂犬馬之齒尚可小
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毋丘奧

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長乖此方之
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
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
縱英竒日新方事之殷常賴群儁司徒導鑒識經遠
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真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
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咨敷
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
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
傅蔡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
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佩輿車出臨津就舡明日薨于

樊谿時年七十有六

郗鑒爲司空鎮京口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彌留
遂至沉篤自忖氣力差理難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
但忝位過才魯無以報上慙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
嘆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
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
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
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比人或逼遷徙
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
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

比渡必啓寇心太宰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
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邁謙受養
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
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元帝
以蔡謨爲鑒軍司

應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時以王
敦作逆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成將軍趙
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
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上疏讓曰臣聞
開國承家光啓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

當一隊策無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密暫
廁被練列勤司勳乞迴謬恩聽其所守元帝不許

庾亮爲左衛將軍時王敦舉兵亮與諸將拒錢鳳及
沈充之走吳興也元帝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
追克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疋
固讓不受後亮鎮蕪湖時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
亮表求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
毛寶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討之亮還蕪湖
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
情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

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

溫嶠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先是王導與嶠皆受元帝顧命及平蘇峻後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

毛穆之穆帝時爲右將軍宣城内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

郝愔簡文初爲輔國將軍會稽内史時大司馬桓溫

以愔與徐兖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兖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溫并領已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内史及簡文踐祚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獎殷勤固辭不起謝玄孝武時爲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移鎮東陽城玄即路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寧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

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為軍鋒繇恩厚忘軀其死若生也異有毫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繇陛下神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霧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異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已形于文旨達於聖聽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繼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天昏哀毒兼纏痛百嘗情臣不勝禍

酷暴集每一慟殆斃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覺境為耻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孰循嘗儀實有媿心而聖恩赦過黷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鳴於所司木石猶感而况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農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疾重使還藩淮側甫欲休兵靜眾緩懷善撫

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
沉頓有增無損今者憊憊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
長短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况今內外天隔
永不復接寧可卧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爲
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
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
仁拯將絕之氣特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蓋醫
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脩短命
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觀墳栢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
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

又使還京口瘵疾玄奉詔便還病又不差又上疏曰
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唯臣一已孑然獨存在生荼
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
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日顧之
惻然爲欲極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悽悽之
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令微
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
散騎嘗侍左將軍會稽內史

桓豁爲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州軍事太元初遷征西
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曰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

之增耀論道作翰王猷以之時雖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於宗極故宜明揚側陋登庸賢雋使版築有冲天之舉渭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時望成典所不慮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籍門寵遂叨非擬進不能闡揚皇風贊明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蒞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臣知所免竟不許

宋劉敬宣初自晉安帝元典中為輔國將軍既破桓

歆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敬宣固辭言於高祖曰雖

耻既雪四海清蕩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

遺遂復僛俛即目所忝已為優渥且盤龍

劉毅小字

無忌

何無忌也猶未遇寵賢如二弟位任尚早一朝先之必貽

朝野之責不許

王弘太祖即位初以佐命功遷衛將軍初少帝景平

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太祖即位以定策

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戶弘上表固

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天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

隱情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難以智能虛薄政績蔑

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今天啟其心豫定大策而名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違成命苟脩小節但功勤暴之四海進闕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効而聖朝僭賞於上愚臣苟參於下則爲厚誣當時永貽日實竊財之誚比此爲輕唯塵盛猷玷爲大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惟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疚胡顏靡託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况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爲都督進號車騎大將軍

沈慶之孝武初以討魯爽功進號鎮北大將軍後遷開府儀同三司辭改封始興郡公戶邑如故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帝嘉其意許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帝不許表疏數十上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必爲聖朝所湏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涕泣帝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史五人慶之於是又申前命復固辭

南齊劉善明齊臺初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明日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

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耶善明日我本無宦情既逢
知己所以戮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廷濟
濟鄙懷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

劉策珍宋明帝太始初爲寧朔將軍遣王敬則破殷
琰將劉從等四壘於橫塘等處懷珍乘勝逐北頓壽
春邏門宋明帝嘉其功除羽林監屯騎較尉將軍如
故懷珍請先平賊辭讓不受後仕齊太祖爲左衛將
軍散騎掌侍魏軍寇淮肥以本官加平西將軍屯淩
湖爲壽春勢援軍退懷珍既老以禁旅辛勤求爲閒
官轉光祿大夫掌侍如故

周盤龍爲持節都督兗州浚淮諸軍事以擊虜無功
白衣領職八座尋奏復位加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
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

王奐太祖建元初爲征虜將軍南都內史領南蠻較
尉上表固讓南蠻曰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
威已濮不擾但使邊民樂業有司循務本府舊州日
就殷阜昔游西土較見盈虛兼日者戎燼之後瘡毀
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蘇今復割撤大府制置
偏較崇望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獎且資力既
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

以爲國計非允見許於是罷南蠻較尉官進號前將軍

梁蔡道恭爲右衛將軍時高祖舉義師于雍州道恭以破虜休烈之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爲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

王國珍爲右衛將軍辭不拜又授徐州刺史固乞留京師復賜金帛國珍又固讓高祖勅答曰昔田子泰固辭絹縠卿體國情深良在可嘉尋詔徵爲護軍將軍

夏侯詳初仕齊爲中領軍從高祖舉義師時高祖弟

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齊和帝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固辭不受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荊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

帝以天監十四年出爲平北將軍寧蠻較尉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

劉之亨大通六年出師南鄭之亨摠督衆軍杖節西土而致尅後復封臨江子固辭不拜初之亨之立功也軍士有功皆錄唯之亨爲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而爲文吏所詆宦者張增胤曰外聞論

者切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

册府元龜

者切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
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
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
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
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
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
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
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
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
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七十

退讓第二

後魏陸麗為南都尚書文成興安初封平原王頻讓
不聽乃啓以讓父文成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二王
封卿父子也以其父侯為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

大將軍賜妻妃號麗以荷寵既頻固辭不受帝益重之

王肅爲豫州刺史以破齊將裴叔業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辭不許劉杲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杲頻表辭大將軍詔不許

于忠宣武時爲侍中領軍將軍忠面陳讓云臣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宣武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

淳于誕宣武末伐蜀以誕爲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

楊津爲衛將軍孝莊永安初詔津爲荊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

楊偁爲右將軍孝莊徙御河北偁固求陪從至建州叙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偁河梁之誠特加四階偁固辭乞同諸人又乃見許爾朱兆榮之從子節閔帝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

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

比齊斛律羨後主武平初爲驃騎大將軍兄子武都爲
兗州刺史羨歷事數帝以謹直見稱雖極榮寵不自
矜尚至是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乃上書推讓乞解
所職優詔不許

後周泉企初仕後魏以功累遷爲車騎大將軍西魏
文帝大統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
上雒郡公增邑通前一千戶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
憂見顏色至是頻讓文帝手詔不許

王思政爲都督荊州刺史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思

政率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景送款於梁思政
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
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
廻授思政並讓不受

于謹爲柱國大將軍開府自以久當權望隆位重功
名既立願保優閒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
太祖識其意乃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
不受

達奚武受驃騎大將軍累立大功朝議初欲以爲柱
國武謂人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不受

以大將軍出鎮玉壁

王欽若等曰元子孝後魏宗族義陽王為柱國大將軍

竇熾為柱國大將軍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勲望兼重

欲獨為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

徒役明帝不許

隋李穆初仕周為武衛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授原

州刺史拜世子惇為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賢遠並為

佐命功臣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

祖不許俄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增邑三千戶通前

三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為計邊伯穆讓兄子孝執

許之

元孝矩為壽州總管屯兵於江上後數歲自以年老

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

下書曰知執謙撫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

欲委藥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為君子者乎若

以邊境務煩即宜徙從涇部養德卧治也

梁睿開皇初為益州總管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

向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高祖為

之與命睿上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

此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世帝賜以

板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

令狐熙爲桂州總管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忝寄嶺表
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媿懼兼深
冀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曠綏撫尤難雖
未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宿患消渴比更
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況今
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高祖優詔不許
賜以醫藥

唐張貴高宗永徽中爲左領軍大將軍有目疾抗表
辭事授鎮軍大將軍

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
節度行營事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上表陳乞曰臣自
去月十七日舊疾發動有加無瘳至今月五日臣自
量氣力恐至不起謹忍死口占陳露上聞臣受國重
任荷國厚恩自陛下臨御已來方隅多故加以疾病
不任扶持竟未獲趨拜闕庭瞻奉宸極忽此危亟氣
候奄然將冥沒聖代長辭白日撫心內痛割切五情
且鳥之死其聲尤哀况臣繫心聖朝結戀慈母倚枕
西向覲謁永遙所以循環晷刻心腸斷絕臣以素無
成效累加封邑每經陳讓不蒙允許今臣將死覲謁
猶存若使無功之子嗣守素封臣赴下泉亦不瞑目

況生人凋弊國用不充軍興所須實資錢穀謹上前
後所賜實封二千戶請歸之有司庶禪萬一蓋臣宿
素必守之誠伏惟聖慈特賜臨炤行營兵馬使已下
至將士及資糧營田所繇等並令恭守所職伏聽進
止仰天瀝懇誠切氣微俛首嗚咽申吐不盡不勝哀
迫痛戀之至手詔答曰爵土之封以酬勲德故受之
日適當其分使賞在必行而得之者不讓其餘使人
有可繼國之彞憲在乎至公徃者寇逆亂嘗京闕失
守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西山南
東道諸節度行營事上柱國臨淮郡王光弼首奉師

律翊佐先朝克殄氛稜底寧宗社自朕纘承丕緒又
置大功扶顛履危勤恤于外可謂忠存王室道濟生
人則食邑所加抑惟葺典小因疾故遽有懇詞不伐
茂勲請歸實食覽其章奏增用惘然且福壽之理期
於勿藥井賦之錫傳於無窮豈宜暫以微瘵便思獨
善將使在其下者何顏受封用阻深誠蓋存大體然
謙撝有素志義可嘉足以激厲名節光昭退讓宣示
中外咸使聞知

郭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廣德二年九月加太尉
子儀抗表陳讓太尉不許子儀又上言曰伏以太尉

職雄任重竊憂非擬輒敢上聞今日開府敬令琬至
伏奉墨詔不蒙允許仰觀聖旨惶駭失圖臣疇昔之
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繇衷事非矯
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兵亂以來紀綱寢壞時多躁
競俗少薰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繁有衆不
可殫論臣每見其人深以爲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
讓樂厲爲汰不敢遣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
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
興行繇臣而致也臣位爲上相爵爲真王參啓沃之
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骸保全

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
苟西戎即叙懷思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
蹤范蠡繼跡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此伏願察臣愚
款炤臣血誠遠降德音俯停新命上以廣聖明德讓
之美下以免微臣無極之灾畢力捐軀萬死無恨代
宗手詔不允子儀又上表曰累上封章固辭新命未
蒙亮察猥見褒崇應繇臣性分愚魯言辭蹇訥不足
以遠迴天聽上感宸衷伏念兢惶心魂若失臣備位
將相于今年嘗願竭力奉公以身格物弘簡退之
化移躁競之風不使貪浮於人賞僭於德區區之志

實在於斯今臣受命徂征不越畿甸顧惟勤效尚未
梟夷論功則毫髮未聞議論則丘山已重而舊官秩
外更授崇班班忝曰秉鈞將何率下實恐浮薄之輩從
茲寢甚禮讓之道不復興行在臣微軀胡顏自處臣
歷觀古今備見否臧貴而能降者盡獲保全進而志
退者卒遇傾覆臣深知此理安敢貪榮所以抵冒威
嚴昧死陳讓陛下雲雨之施既以光寵其始亭育之
恩豈不保持其末所冀免臣橫死錫臣餘年碎首爲
請期於必遂手詔答依十二月乙丑加子儀爲尚書
令庚寅子儀上表陳讓曰伏奉廣德二年十二月三

日制加臣尚書令餘並如故受恩逾量魂守飛越臣
聞王政之本繫於中臺天下所宗謂之會府大錄其
事自古攸難宣五章之教儀刑百辟揆六聯之務巨
成兆人非才則闕不可濫處臣以薄劣素乏行能逾
時擾攘猥蒙驅策內參朝政外總兵權上不能翼戴
三光下不能糾逃群慝功微賞厚任重恩深覆餗之
憂實盈寤寐臣昨所以固辭太尉乞保餘年殊私曲
臨遂見矜許竊謂陛下已知其願深察其心豈意未
歷旬時復延寵命以臣褊淺又寡智謀安可謬職南
宮當茲大任况太宗昔居藩邸嘗踐此官累聖相承

曠而不置皇太子爲雍王之日陛下以其總兵薄伐
平定關東飲至策勳再有斯授豈臣末職敢亂大倫
德薄位尊難逃天下之責負乘致寇將速神明之誅
伏乞天慈俯停新命非唯名器無假實異骸骨獲全
在於微誠皇穹所鑒手詔答不允尋戊辰詔子儀於
尚書省視事又上表曰伏以尚書令武德之際太宗
爲之臣昨瀝懇上陳請罷斯職而陛下不垂亮察務
欲褒崇區區微誠益用惶懼何則太宗立極之主聖
德在人自後因廢此官永代作則陛下守文繼體固
當奉而行之豈可猥私老臣隳厥成式上掩陛下之

德下貽萬方之非臣雖至愚安敢輕受况久經兵亂
僭賞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數四朱紫同色清濁不分
爛羊之譴復生聖代臣頃觀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
猶存未敢輕議今元兇沮敗計日成擒中外無虞妖
氛漸息此陛下作法之際審官之時固合始於老臣
化及班列豈可輕爲此舉以亂國章夫國章亂於上
則庶政隳於下海內之政皆亂則國家又安得永代
而無患哉陛下苟能從臣之言俯察誠請彼貪榮冒
進者亦將各讓其所兼之官自然天下文明百工式
叙太平之業可得而復也臣誠蒙鄙識昧古今志之

所切實在於此詔答曰所讓者依宣示中外編諸史冊又以子儀男晞兼御史大夫嘉其父讓也杜鴻漸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山劔副元帥大曆三年八月又兼東都留守餘如故鴻漸以病陳乞竟不行四年二月表讓山劔副元帥許之王縉爲河南副元帥都統河南淮西淮南江南山南諸道節度行營使兼太原河東節度使北郡留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齊國公大曆四年六月抗表讓副元帥都統行營使許之

李抱玉爲鳳翔節度使時吐蕃每歲犯境代宗以岐下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判梁州事連統三道節制兼領鳳翔潞梁三大府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懇讓司空及山南西道節度判梁州事乞退授兵部尚書帝嘉其謙讓許之大曆六年抱玉又抗表讓山南西道副元帥及山南節度等使表曰臣志誠有涯寄任過分掌懼覆敗自貽譴責且授其旄節扞彼蕃戎所掌之兵須自訓練如臂使指若網在綱則人有固心前無疆敵今以臣守在西鄙兼統漢中撫循實難威令不及况

自隴坻達於扶文綿亘邊陲二千餘里雖山谷險阻足為藩蔽其中賊路不一皆要防虞加之夷狄無厭憑陵滋甚去年既侵右地復擾西山倘至前秋兩道俱下臣若固其汧隴則不救梁岷若進兵扶文恐患逼關輔首尾不應進退無從伏惟陛下居安慮危圖難於易其前件使及梁州刺史伏請別擇能者悉以委之令臣西備隴關竭其誠節國家大計敢不上陳手詔答曰卿位重台衡勲崇師律爰加倚任兼總漢中庶展謀猷遠寧郡邑而卿情殷退讓辭紘巴岷志戀闕庭兼鎮河隴高謝土宇務更分憂言念至忠益

堅大節永懷誠願深用慨然覽卿表章曲遂來請范希朝建中年為邠州刺史韓遊瓌自奉天歸邠州以希朝得眾忌之希朝懼奔鳳翔德宗聞之趨召至京師寘於左神策軍中遊瓌歿邠軍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為節度德宗將許之希朝讓於張獻甫曰臣始備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詔嘉之以獻甫統邠寧數日除希朝振武節度使李勉德宗時為汴滑宋亳等都統興元初詔勉頗有陳讓懇請休閒其汴滑宋亳等都統永平汴滑陳鄭等節度宜並依簡較司徒平章事如故

李芄德宗時爲河陽節度興元元年芄以疾固讓謂所親曰今年夏被蝗旱人主厭兵革然則天下城壘堅厚矣戈鋌銛利矣以力勝之則有得失其可盡乎除弊之急莫先德化循而理之斯易致耳方鎮之戴翼時主宜先退讓貪權持祿吾所不敢也吾旣疾病豈能言而不踐乎乃手疏乞罷識者以爲知言

馬燧爲河東節度興元元年加晉慈隰節度初王武俊自魏州還兵雖去僞號而攻逼趙州觀察使康日知窘蹙欲棄趙州德宗用燧計欲令與昭義軍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而改授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

日知未授命而三州已降燧則又加燧晉慈隰節度乃復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有功者踵以爲葺帝嘉而許之燧乃遣使迎日知旣至藉府庫而歸之日知喜且過望

王武俊興元初爲成德軍節度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表讓幽州盧龍一節度帝許之

李自良爲河東軍大將貞元三年從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罷燧兵權德宗欲以自良代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欲代爲軍帥物議多之

張茂昭爲義武軍節度使貞元二十年十月來朝明

年德宗晏駕順宗聽政加平章事合還鎮錫以女樂二人及門不使下車三表辭讓帝未之許茂昭言於中使曰二女樂咸自宮禁非臣下所宜目觀昔汾陽子儀西平李晟北平馬燧咸寧渾瑊膺此賞不讓為宜茂昭自省無功勞至如入覲乃臣下嘗禮柰何受此寵錫以啓侍門後有功高之臣則何以加賞帝聞之曰將來之楷式也乃許之又所賜安仁里第三讓竟不受韓公武弘之子以討淮西功為鄜州節度元和十四年弘自汴州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為大金吾將軍既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克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

睽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吾之任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甚恭遜不以富貴自處

李光顏穆宗時詔兼橫海軍節度長慶二年三月光顏表讓節度并封其官誥以進且言已發東光縣欲還陳許從之

李夷簡為淮南節度稱疾告老朝廷以未及懸車不之許夷簡堅請凡四表乃以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仍許分司東都蓋遂其志

李固言文宗時為簡較吏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

充西川節度使累讓門下侍郎詔除簡較左僕射平章事

李石爲荆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平章事兼江陵尹開成三年九月加簡較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餘如故以石三上表讓中書侍郎故也

梁張佶唐末爲潭州行軍司馬時劉建峯據湖南獨邵州不賓命都將馬殷統步騎討之期歲未剋而建峯爲其下所殺州既亂隣寇且至時佶爲行軍司馬潭人謀其帥曰張行軍卽所奉也衆以柄屬之佶不得已視事擒戮亂首部分軍政旬月間威世大振寇

亦解去乃謂將吏曰佶才能不如馬公况朝廷重濟非其人不可濫取因以牘召殷殷亦不疑稟命馳入壁佶受拜謁禮畢命升階告以大計議未決佶趨下率衆拊賀乃讓殷爲帥自請代赴師以圖攻邵邵既潰振旅而入復爲行軍司馬垂二十年殷果立大勳後唐郭崇韜爲侍中樞密使兼領鎮州莊宗謂之曰吾欲移卿兼領汴州授總管鎮陽節制總管則明宗也與李紹斌爲聲援庶濟軍機崇韜曰計無便於此者因曰臣內權機務外預平章日侍天顏手持國柄名位亦已極矣恩寵亦已加矣如此富貴何假遙領

藩方臣中夜思忖歷數創業功臣有隨陛下出生入死接鋒冒刃而經百餘戰者今位不過典方州恩不過功臣名號臣惟涯分徒以指蹤畫策仰贊睿謨餘無汗馬之勞今日窮榮極盛陛下雖私臣恩舊然萬手所指臣何自安臣每歷懇披陳聖旨未迴臨炤今陛下議安邊事委任勲賢獲臣初心不勝大願其汴州節制乞陛下擇親王鎮撫臣晝夜思之汴州關東之會府當天下之要衝地富人繁國之根本除命親賢勲德不可輕授於人縱臣領之臣又不歸治所令人攝職何異空城臣與國之情議須及此乞不以臣

爲慮別懼聖懷取臣芻議爲便帝曰卿言忠蓋予忍奪卿土宇乎翼日上章辭節鎮批答云豈可朕居億兆之尊俾卿無尺寸之地卿雖堅讓朕意何安崇龢再表懇瀝批答曰朕以卿久司樞要嘗處重難或遲疑未決之機詢諸先見或憂撓不定之事訪自必成至於贊朕丕基登茲大寶衆興異論卿獨堅言天命不可違唐祚必須復請納家族明設誓文及其密取汶陽興師入不測之地潛通河口貢謀占必濟之津人所不知卿唯合意迨中都嘯聚群黨窺凌朕決議乎妖蕪收浚水雖云先定更審前籌果盡贊成悉諸

沈筭斯即何須冒刃始顯殊庸况崑山陸梁正虞未復卿能撫衆共定群心惟朕知卿他人寧表所以賞卿之寵實異等倫沃朕之心非虛渥澤今卿再三謙遜重疊退辭始納崑陽請歸上將又稱梁苑不可兼權如此周身貴全名節古人操守未可比方旣覽堅辭難阻來表其再讓汴州所宜依允

晉安彥威高祖即位授北京留守太原尹就加使相彥威以位望漸隆心不自安繼上表以眼疾乞從休致不允乃請赴闕自陳詞理激切朝廷惜而縻之授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鎮宋城後彥威授鎮軍大將

軍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竭家財駝馬戎器以進乞從歸退累批不允以疾還雒陽卒於家

高從誨少帝時爲荆南節度使從誨累表陳讓新命時朝廷遣內班劉從貞傳宣不令表辭從貞馳奏云臣到荆州南具傳聖旨從誨云臣有志不願官崇所奏非矯飾也今再差人固讓必望寢停縱降使臣不敢迎受蓋從誨以術者言數運有灾宜避其尊寵故也

周高行周太祖時爲鄆州節度使以降詔不呼名上章讓曰陛下每降詔書過踰掌制耳聞宣讀心不違

安詔書呼名人臣甞分乞不踰聖制者太祖初踐祚
志懷謙抑藩岳元老多不呼名與行周詔卽呼齊王
故有是奏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七十一

壁壘

大石城湯池著於神農之教固圉重閉載乎春秋之
訓誠以守禦之設所以保民營屯之利繇是制勝故
司戎律遏外侮者莫不務焉三代以來乃有扞戎貊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一十

備鄰敵討疆寇懷新附審其勢勝防其侵軼收合離散繕完守備因地而占其利先人而奪其心築壘以為固環管而入保繇是軍聲雄震士氣兼倍整武經而惟叙圖戰功而允集克寧封守以安生聚斯蓋治戎之要道備豫之善教者歟

周南仲為將帥宣王之時北有狄之難命南仲往築城於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

晏弱為齊大夫齊侯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偏之東陽齊境上邑遂圖萊滅之

孟獻子仲孫夷也為魯大夫襄公二十二年七月會晉荀瑩宋

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於戚謀鄭故也鄭文叛晉謀討之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虎牢鄭舊邑今屬晉知武子荀瑩也

曰善冬復會於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獻子謀

庶頗為趙將軍秦王齧攻趙使庶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趙軍築壘而守之

趙奢為趙將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奢將救之軍壘武安西屬魏郡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奢

堅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

將帥部 卷之四百一十 二

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

漢郭蒙高帝初爲城將將築城兵也

公孫敖爲因杆將軍武帝太初元年遣敖築塞外受降城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建武中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致來攻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里餘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

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岑彭爲征南大將軍南擊秦豐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預爲之備出兵迎擊之豐敗走

段紀明爲護羌校尉破羌將軍時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紀明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夏紀明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十五里遣田晏夏

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晏等大戰破之紀明不欲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西縣屬天水郡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紀明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羗走因與愷等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

虞詡為武都太守既到郡羗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渭州羗退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眾賊繇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壘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

魏婁圭字子伯漢末從太祖為大將建安十六年太祖征馬超於關中軍於渭南賊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子伯說太祖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湏臾冰堅如鐵石功不達曙百堵斯興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太祖從之比明已就

張遼為盪寇將軍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瀟山瀟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

得其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

于禁爲平虜較尉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畧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旣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

謂禁青州兵已訴君君宜促諸公辯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諳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

劉馥爲揚州刺史馥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

鄧艾爲征西將軍脩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羗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蜀諸葛亮爲丞相建興五年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

石馬七年冬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十二年亮悉大衆繇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亮疾病卒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

李嚴爲都護建興四年春自永安還駐江州築大城

今邑郡故城是

張嶷爲越雋太守嶷以郡邪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

晉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

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

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

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孫皓旣平預

還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

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

祖逖爲鎮西將軍東討石勒乃營繕武牢城城北臨

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恐武無堅壘必爲賊所

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

周閎率衆築壘

宋毛脩之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四州事戍雒陽

脩治城壘高祖既至案行善之
南齊周山圖爲寧朔將軍漣口戍至遏漣水築西城
斷魏軍騎路亦以漉田又於石鼈立陽平郡
梁曹景宗爲右衛將軍魏軍攻徐州詔景宗援之填
邵陽州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將楊大眼對橋
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橐皆爲大眼
所畧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
築壘親自舉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得
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
焉大眼時遣抄掠輒反爲趙草所獲

常叡爲左將軍南郡太守時會司州刺史馬仙琕北
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
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柵衆頗譏其
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
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耻聞叡至乃退

陳徐度爲鎮北將軍高祖永定三年率衆城南皖口
後魏于栗磾明元時爲河內鎮將宋高祖之伐姚泓
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河上親自守焉禁防嚴密
斥堠不通裕甚憚之不敢前進

薛拔父瑾爲安西將軍真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

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乃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刁雍爲征南大將軍薄骨律鎮將真君九年雍表曰臣聞安不忘危先聖之政也况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也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宜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其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姦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至十年三月城訖詔

曰卿深思遠慮憂勤盡智今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卽名此城爲才公城以旌爾功也

北齊潘樂文宣時鎮河陽破西魏將楊標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監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脩理增置兵將而還

崑山王演天保五年八月奉詔與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於雒陽西南築伐惡城新長城巖城河南城九月文宣親自臨幸欲以致周師慕容儼天保末爲楊州行臺與王貴顯侯子監將兵

衛送蕭莊築郭默若耶二城與陳新蔡太守魯悉達戰大蛇洞破走之

斛律羨爲幽州道行臺僕射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斷谷起嶂並置立戍邏五十餘所

段韶爲武衛將軍蒞并州武平二年正月出并州道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清河王岳之克郢州執司徒陸法和韶亦預行築魯城於新蔡立郭默戍而還獨孤永業爲雒州刺史宜陽深在敵境周人於黑間

築城成以斷糧道永業亦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

王俊爲雒州刺史河南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雒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間諜

斛律光爲太子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西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三戍又與周將齊國公宇文憲申國公搿跋顯敬相對一旬光置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之路其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顯憲敬等相持憲等不敢動光乃進圍定陽仍築南汾城置州以逼

之

後周達奚武以大將軍鎮玉壁武乃量地形勝立樂昌胡營新城三防齊將高苟子以千騎攻新城武邀擊之悉虜其衆

王思政爲驃騎將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卽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於是脩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後爲荊州刺史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

帝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劊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齊王憲天和四年九月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

云一

劉雄爲齊王憲府掾從
憲出宜陽築安義等城

宇文盛爲大宗伯與柱國王傑從齊王憲東討時汾州被圍日久憲遣盛運粟以給之仍赴姚襄城受憲節度齊將段孝先率兵大至盛乃力戰拒之孝先退乃築大寧城而還

隋郭榮爲大冢宰宇文護中外府水曹叅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謀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先攻陷姚

襄汾州二城惟榮所立者獨能自守榮以功授大都督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道稽胡繇是不能爲寇

李穆仕周爲大司空持節綏集東境築武申旦郭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

郭衍開皇中爲朔州總管築桑乾鎮

唐王方翼爲安西都護高宗朝安撫大食使裴行儉之討遮旬也詔以方翼爲副行儉軍還方翼始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門皆屈曲作隱伏出沒之狀五

旬而畢西域胡夷競來觀之因獻方物

張仁愿神龍中爲朔方軍總管先是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醑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衆而擊突騎施娑葛仁愿請乘其虛奪取漢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爲賊虜所有建議以爲不便仁愿上請不已中宗竟從之仁愿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悉斬于

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卻敵戰格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爲守備何也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卽當併力出戰廻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慙之心也其後掌元楷爲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

郭元振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會集之所至今賴之

哥舒翰爲隴右節度築神威城於青海上旋爲吐蕃所破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上有白龍見遂名龍應城吐蕃自此遁逃不復近青海

李懷光爲邠寧節度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東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爲西邊要防矣

馬燧爲河東節度使建中四年涇原軍叛燧以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平易受敵時天下騷動北邊數

有警乃西引晉水架汾而城之東瀦以爲池寇至計省守備者萬人汾水環城多爲池樹柳以固隄城益固

李晟爲神策軍使討朱泚始至渭橋以逼泚表築城以爲固德宗許之

劉昌爲涇原節度使貞元四年築連雲堡七年又城平涼以扼彈箏峽口命徒屯事旬日而畢詔曰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劉昌請城於茲分兵保戍實以遏其要衝保寧邊鄙平涼固原州屬縣在原州西一百五十里令昌董率諸軍城之度支饋運浹辰

而畢仍分兵戍之地當走集得守固之要器械糧穀
頗豐而人安焉三月昌新築胡谷堡名曰彰信堡在
平原西三十五里

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貞元四年初築良元城距城
築臺上穀連弩為城守而益固無幾又進築新城以
便地虜每寇掠輒擊却之涇隴繇是又安虜深憚
之

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於彭原置義方渠馬嶺等縣
選險要之地以為烽堡又上疏請復置鹽州及洪門
雒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皆從之緣邊軍

州安悅

楊朝晟為邠寧節度使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
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湏兵幾何朝晟奏曰部下兵
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新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
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咸集諸蕃戎盡知之今
臣境近虜若大興兵即蕃戎來寇寇則戰戰則無暇
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寨下未三旬而功畢
蕃人始知已無可柰何帝從之事畢軍還至馬嶺吐
蕃始乘障數日而退

郝玘為臨涇鎮將以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

帥曰臨涇草木豐茂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其地請完壘益軍以折虜之入寇前帥不從及段佑節制涇原深然其策元和三年佑請築臨涇城朝廷從之仍以爲行涼州詔玘爲刺史以戍之自是西蕃入寇不過臨涇初佑請城臨涇詔麟遊靈臺良原崇信歸化等五鎮並脩整士馬犄角相應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實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脩宜爲犬戎所保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土每軍人耕獲屢爲蕃寇掠奪佑請脩築議者是非相半佑決城之功畢時方以爲大利扼川口要害塞上至今賴焉

杜佑爲淮南節度使在揚州開設營壘三十餘所土馬脩葺

張弘靖爲河中尹請脩古舜城許之

烏重裔爲淮汝節度使征淮西奉詔脩賈柵堡

李光進爲振武節度使元和八年七月請脩東受降

城兼理黃河防堰

李光顏爲邠寧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奏脩築鹽州城畢

李祐爲夏州節度使長慶四年奏於蘆子關北木瓜嶺朔築堡柵以捍黨項之衝其壁壘屋並出當軍財

力不別請錢祐於塞外凡築五城烏延宥州臨塞陰河淘子而宥州烏延皆方廣數里充居要害蕃戎畏之遷滄州節度使奏抽管內百姓一萬人於黃河北築城

李元喜爲安南都護寶曆元年上言請移城於江北岸圖其形勢上之制可之

張惟清爲振武軍節度使請戶部錢一十四萬貫充脩築東受降城

王承元爲鳳翔節度使於汧陽縣西北八十里築新城一所賜額爲臨汧城鳳翔西接涇原無山谷之險

吐蕃繇是徃徃入寇故承元奏於衝要築壘分兵千人以守之又鳳翔城東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驚承元奏益城以環之

李泳爲振武軍節度使太和四年七月上言先管內脩雲伽關畢功并進畫圖一軸又奏差兵馬一千人赴雲伽關守

牛僧孺爲武昌節度使江夏城客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築賦菁茅以覆之吏緣爲姦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茅苫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卽賦之以博當苫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

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脩邛峽關城及移雋州於臺登城

牛藁爲西川節度使咸通六年四月藁奏於蠻界築新安城遏戎州功畢時詔南蠻入寇姚雋陳許大將顏復戍雋州奏築二城其年秋六姓蠻攻遏戎州爲復所敗退去

高駢爲西川節度使蜀土散惡成都北無垣墉駢乃計每歲完葺之費斲之以博雉堞是完堅

梁趙珣爲忠武軍節度使陳州土壤卑踈每歲壁壘摧圯工役不逮珣遂營度力用以斲周砌四墉自是

無淋漓之虞

高季興爲荆南節度使荆南舊無外壘季興始城之楊師厚爲襄州節度使先是漢南無羅城師厚始興版築周十餘里郭郭完壯

後唐李存進初爲建武軍節度使天復十九年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閻寶李嗣昭相次不利而歿存進代嗣昭爲招討進營東垣度峽濬爲壘沙土散惡垣壁難成存進斬伐林樹板築旬日而就賊不能寇李存賢權典沁州先是州當賊境不能保守乃南去故州一百五十里據險立柵爲法所以聚州民已歷

十餘年及存賢至郡復繕故州時獨有壞舍三間因召州民鋤草萊除荆棘結茅爲舍漸濬城壕未半年間故州完集

李存審爲蕃漢馬步總管天祐十六年正月城德勝夾河置禦捍之備

馬殷爲湖南節度使同光三年八月奏增築岳州城趙德鈞爲幽州節度使同光末於閻溝築城以戍兵守之因名良鄉縣自是稍息虜寇自幽州東十里外州人不敢樵牧後德鈞又於州東五十里故潞縣擇潞河築城以兵守之而近州民方敢耕稼自擒破惕

隱禿餒之後德鈞又於其東築三河城以遏虜寇三河接薊州有漕運之利初聚工興築虜騎遮我糧舡云此我疆界安得設板築德鈞以禮責之出師將擊虜乃退去故城守堅完到今爲形勝之要

王晏球爲北面招討副使天成二年九月奏准宣差兵士築城於閻溝店初詔城良鄉復設壁於此蓋取幽涿之中塗以備鮮卑之抄掠也

西方鄴爲夔峽節度天成元年十月奏瞿城峽口增脩寨柵

楊漢章爲雲州節度使天成四年奏脩築寰州城池

張廷翰為冀州刺史廣順元年八月奉詔率白丁脩武疆深州城隍

周李重進為淮南道行營招討使顯德二年十一月上言淮宣夾淮城正陽下蔡功畢仍以圖上進

楊信為壽州節度使顯德四年四月奉詔發部出丁夫廣壽州新城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七十二

間諜

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其三曰邦諜盖反間之作舊矣乃若用兵貴於伐謀臨敵重於制變揣其情狀離其親信多方以誤見機而作計成於詭譎事出於權道此所以未戰而屈人以奇而取勝者也春秋戰國

干戈日尋故其縱謀遣覘多尙詐力漢魏而下本兵柄者亦有深衷密畫巧法潛運用能摧勁敵剪大姦夷克殘樹勲烈非心術之精妙軍志之詳練又曷能因時而合變哉

伯嘉爲羅大夫楚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彭水在新城昌

魏縣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羅熊姓國在宣城縣西山

中復徙南郡枝江縣諜伺也巡徧也

子元爲楚令尹子元楚王之弟也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

秩之門桔秩鄭遠郊之門也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

丘許昌東北有桐丘城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

子罕爲宋司城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載公子樂喜也陽門之介夫

死陽門宋國名介夫甲衛士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

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

殆不可伐也覘窺視也孔子聞之曰義哉覘國乎善知其微詩

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救猶助也雖微晉而已天下孰能

當之微猶非也

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

巴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單走安平今之東令安平也

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木而傳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

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單曰安平之戰



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與樂毅有隙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單所亡七十餘城皆復

公子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知之趙奢爲趙將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爲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宣軍武安西

屬魏郡在邯鄲西

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

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

范雎爲秦昭王相王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

在泚

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

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雖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問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旣怒廉頗

軍多失亾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以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之李牧爲趙將嘗居代鴈門備匈奴多間謀

王翦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御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問曰李牧司馬尙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尙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王遷及其

將顏聚遂滅趙

漢陳平初為漢王護軍中尉項羽圍漢王於滎陽城
 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顧楚有
 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昧龍且周殷之
 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
 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
 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
 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
 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
 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

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

舉鼎俎而來

即陽驚曰以為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

具進楚使

去脩肉更以惡草之具

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

夫亞夫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夫亞

夫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背而死高帝七年被匈

奴冒頡圍於白登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闕氏

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危欲獻之闕氏畏其奪

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其

有也於是匈奴開出一角得突出

後漢馮異為孟津將軍與河內太守寇恂合勢以拒

更始將李軼朱鮪河南太守武勃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

季文軼字

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

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裂異姓並起是故蕭王首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雋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

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始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光武兄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生死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雒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

斬勃獲首五十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堅鐔為揚化將軍與諸將攻維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與朱鮪大戰武庫下

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藏兵

之所殺傷甚衆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

魏賈詡為執金吾參太子司空軍事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並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之太祖乃用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

大敗

蔣濟為丹陽太守為太子丞相主簿初蜀將關羽既降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及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江陵羽遂見擒蜀諸葛亮為丞相益州牧初孟達之降魏也領魏新城太守達連吳固蜀潛結中國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為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謨詐降過儀因泄其謀

吳胡綜爲侍中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裂群生憔悴士人播越異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土徃徃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托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徃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

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猷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知今日未足以踰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闕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高望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

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畧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卽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太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

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欵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否瞻望長嘆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綿綿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爲事勢去亦

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况今不疑惟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已自效不敢徼倖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虛空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門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

邳荆楊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芽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雒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旣自多馬加諸羗胡嘗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十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容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先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丕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嘗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口

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校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揖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受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卽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卽流行而質已入爲侍中矣

陸遜爲上大將軍右都護鎮荊州時魏江夏太守逮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卽假作荅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擬衆相近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雒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

潘濬字承明爲太嘗五溪蠻夷叛亂濬督諸軍討之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爲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旌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旌以啟大帝大帝曰承明不爲此也卽封於表以示於濬而召旌還免官

周魴爲鄱陽太守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
各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楊州牧曹
休魴荅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
乞遣親人齎戕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微幸
得倚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爲之
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
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達每獨矯首西顧未嘗
不寤寐勞嘆展轉反側也因隙宄之際得陳宿昔之
志非神啟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
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欲列於別紙惟明

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
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
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其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
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
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
在漏刻危如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
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悛然
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
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
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

遠鑒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響應其三日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旣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燼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剪除今又令魴領郡若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尙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嘗抱危怖其可言乎惟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少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

欲復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奩治安陸城脩立邸閣輦資運糧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方畱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屬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蜀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

其四曰所遣董岑部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
子是以特令齋牋託叛爲辭目語心計以宣唇齒骨
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勅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
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
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嘗中夜仰天告
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
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
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信一齋教
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嘗科悔叛還者皆
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懸命西望涕筆俱

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師之赴彼未卽應人
倡之爲變聞聲響怵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棲草藏
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
屯塢虛損惟有誰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
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邪不爾以往無所
成也今使君臣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
口爲應若未經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
軍在彼卽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饑寒而甘兵寇苦於
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
如使石陽及青州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

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日東主致恨前者不援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親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塹使卽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畱任兵民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鑿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已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效若畱一月日間事當

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日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解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懂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闊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魴賤乞加隱秘伏知智度有嘗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啟事蒸仍乞未罪惟魴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邁寇因阻河雒久稽王誅自擅正朔臣曾不能吐竒舉善上以光賁

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
含臣無效猥發優命勅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
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
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
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於休爲便此臣得已經年之
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勵竭書頑蔽撰立牋
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復之術加卒
奉大畧忪蒙狼狽懼以輕蕙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
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謨
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自送使六軍囊

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
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彼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
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
休休幅裂无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頗有郎官
奉詔詔問諸事魴及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
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帝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曰
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禪
將軍賜爵關内侯又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
並受其害吳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
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間諜受以方策誘

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

丁奉爲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軍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

晉魏瓘爲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於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徵並爲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徵以憂死朝廷加其功賜一子亭侯

杜預爲鎮南大將軍督荊州旣至鎮繕兵甲耀威武

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

劉琨爲并州刺史領匈奴中郎將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里許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成蒲子而居之

李矩爲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劉聰遣從弟暢討矩矩軍夜襲之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暢僅以身

免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維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
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
維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
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維
後周楊標為太祖行臺左丞仍率義徒更為經畧於
是遣諜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汾
絳建三州太寧等諸城並有請為內應者大軍因攻
而拔之標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

韋孝寬為宣武將軍南兗州刺史東魏將段琛堯傑
復據宜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嘗扇誘邊民孝寬深
患之遣諜人訪獲道嘗與孝寬書論歸欵意又為落
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之琛營琛得書果
疑道嘗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日出
奇兵掩襲擒道嘗及琛等峭灑遂清後孝寬為標騎
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
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
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王帥許盆孝寬度以心
膺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
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時比齊斛律光在汾北
孝寬忌光英勇及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



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

光字明月

又曰高山不催自摧欄

樹不扶自豎齊臣祖珽穆提婆與光有隙因續之曰
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
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後主乳母陸令萱令萱以饒舌
斥已也育老翁謂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啟後主
誅光武帝聞之始有滅齊之意竟平其國
達奚武為東秦州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
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
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
法者徃徃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

焉遂破之

李遠為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
境外之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
被誅戮者亦不以為悔其得人心如此

隋陰壽為幽州總管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奔于
積此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
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民求攻道昂
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
其所親任者趙世謨王威等月餘世謨率其眾降寶
寧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

長孫晟爲奉車都尉以突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各握強兵上書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陳突厥強弱形勝高祖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及間旣行果相猜貳授軍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道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廻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

發八道元帥分兵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耻豈不內愧于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此牙矣願自度量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若喪兵負罪歸咎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比牙盡復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帥千餘萬東擊攝圖故地收散卒數



萬與攝圖相反阿波頻勝

賀若弼鎮壽州時江南尚阻江都人來護兒住白土村密邇江岸嘗令護兒為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

趙仲卿為朔州總管突厥啟民可汗求婚高祖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開元七年啟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援之達頭不敢逼達頭赤可汗號潛遣人誘至啟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

裴矩為黃門侍郎大業中煬帝遣將築伊吾城令矩

共往經畧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後以本官領武賁郎將詔護北番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眾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群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下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爭進莫先互市矩伏

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日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北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

唐李靖爲兵部尚書貞觀中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二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趣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於是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警靖候知之潛令間諜離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于京師

可汗僅以身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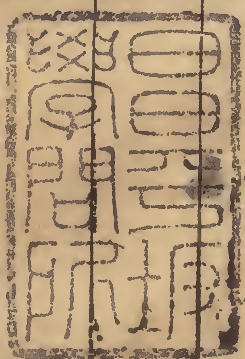
竇靜貞觀中爲夏州都督值突厥攜貳諸將出征多詣其所靜知虜虛實乃潛令人間其部落郁射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並率衆內款

劉師立簡較岐州都督陳代吐谷渾之策朝廷未之許師立又遣使間其部落多其降附裂其地爲開橋二州

蕭嵩開元中爲河西節度判涼州事時悉諾邏恭祿威名甚振嵩乃縱及間於吐蕃言其與中國潛通贊並遂召而誅之

王忠嗣天寶初爲靈州都督是歲北伐與奚戰于桑乾河敗之大虜其衆時突厥葉護新有內難忠嗣盛兵磧口以威懷之烏蘇末施可汗倔强不降忠嗣乃縱反間於拔悉密拔悉密與葛邏祿回訖三部落攻末施可汗走之忠嗣出兵伐之取其石廂而歸其西葉護反毗伽可汗妻可敦勇西殺葛臘哆率其部落千餘帳入朝

曹王臯大曆中鎮江西先是牙將伊慎討崇梁義摧鋒陷敵李希烈意欲縻之慎以計遁歸臯始至鍾陵大集將吏得慎而壯之拔爲大將繕理舟師希烈懼慎爲曹王所任遣慎七曲之甲詐爲慎書行間焉德宗遣中使卽以詰之臯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沂江來寇臯乃召慎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衆朝廷始信其不二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將帥

卷之四百二十一

二十三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五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of faint text, likely a table of contents or index.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